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

肅六

嘉興路大中祥符禪寺住持華亭念常集

東漢

孝章帝烜改建初

一名烜明帝第五子十九即位戊子正月崩于章德

一葬敬陵治十三年

一

農帝令鄭玄等諸生作白虎通

甲改元和

徐州刺史王景上金人頌○有神美先帝致佛之功載漢書

風白鹿白鳥之瑞

丁亥改章和

立和帝肇改永元

章第四子十歲即位乙巳崩章德前殿壽二十七葬

慎在位十七年

乙改元興

安帝帝隆改延平

和之少子降誕百餘日即位下元興元年十二月時

安帝帝隆改永初

章帝孫清河孝王慶之子年十三即位乙丑二月因

安帝帝隆改永初

章帝孫清河孝王慶之子年十三即位乙丑二月因

南巡狩幸于葉崩之車治十九年

甲改元初

章壽三十二葬恭陵矣

丁巳第二十一祖婆脩盤頭者羅閱城人也姓

毘舍佉父光盖母嚴一家富而無子父母

禱于佛塔而求嗣焉一夕母夢吞明暗二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册

珠覺而有孕經七日有一羅漢名賢衆至其家光蓋設禮賢衆端坐受之嚴一出拜賢衆辟席云回禮法身大士光蓋罔測其由遂取一寶珠跪獻賢衆試其真偽賢衆即受之殊無遜謝光蓋不能忍問曰我是

丈夫致禮不顧我妻何德尊者辟之賢衆曰我受禮納珠貴福汝耳汝婦懷聖子生當為世燈慧日故吾辟之非重女人也賢衆又曰汝婦當生二子一名婆脩盤頭則吾所尊者也二名芻尼

此云野
鵲子昔如來在

雪山脩道芻尼巢於頂上佛既成道芻尼受報為那提國王佛記云汝至第二五百年生羅閱城毘舍佉家與聖同胞今無爽矣後一月果生二子尊者婆脩盤頭年至十五禮光度羅漢出家感毘婆訶菩薩與

契

二

之授戒行化至那提國彼王名常自在有二子一名摩訶羅次名摩拏羅王問尊者曰羅閱城土風與此同異尊者曰彼土曾三佛出世今王國有二師化導曰二師者誰尊者曰佛記第二五百年有一神力大

士出家繼聖即王之次子摩拏羅是其一也吾雖德薄敢當其一王曰誠如尊者所言當捨此子作沙門尊者曰善哉大王能

遵佛旨即與受具付法偈曰泡幻同無礙如何不了悟達法在其中非今亦非古尊

者付法已踊身高半由旬屹然而住四衆仰瞻虔請復坐趺跏而逝茶毘得舍利建塔當後漢安帝十一年丁巳歲也

帝改永寧

辛酉改建光

戊辰改延光

王十八年也

北鄉侯懿章帝孫濟北王壽之子閭太后

七十二年

順帝保改永建

安帝子年十一登位梁商

喪

堂前殿壽三十葬于

在位十九年

三

帝改陽嘉

帝改永和

帝改漢安

帝改建康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册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第一九〇冊

晉冲帝炳改永嘉順帝甲子八月即位時年二歲

梁太后臨朝梁武帝三歲葬于懷陵運數一年

廢質帝續改本初章帝八歲即位懷海王鴻之子

初會日梁興曰政危將軍與惡之在位一年

桓帝志改建和章帝九歲葬靜陵之在位一年

丁未崩于德陽前殿在位二十一年

安息國沙門安清字世高本世子當嗣位

今國讓之并父舍國出家既至洛京譯經二十

九部一百七十六卷絕筆于靈帝建寧三

年因附舟浮游次廬山之邾亭廟舩舟祠

下廟神靈甚能分風送往來之舟有乞神

竹者未許而斫神怒覆其舟致竹斫處過

者雀息汗下高之舟人奉牲請福神輒降

語曰舟有沙門乃不與俱來耶高至廟下

神復降與高語奮因泣曰弟子家此湖千

里皆所轄坐宿多嗔今報形極醜又旦夕

旦死必入地獄有鱧千段并雜寶玩當為

建寺塔為冥福高許之徐曰能出形相勞

苦乎神曰形惡柰何高曰第出之於是出

其首帳中蓋巨蟒也高梵語咒之蟒若雨

淚俄不見高舟未發有少年跪前高又呪
之乃去舟人問誰氏子高曰廟神已脫蟒
形故來謝耳高至豫章建寺即今大安是
寺始也由高而名蓋江淮寺塔之始

齊改和平是年月支國沙門支婁迦讖亦云

齊

四

支讖至洛陽少時習語大通華言遂譯經
至中平年凡二十一部六十三卷永興元
年桓帝於宮中鑄黃金浮圖老子像覆以
百寶華蓋身奉祀之由是百姓嚮化事佛
彌盛

弗改元嘉

世尊示滅一千一百年矣

晉改永興

宋改永壽

齊改延熹

第二十二祖摩拏羅者那提國常自在王
之子也年三十遇娑脩祖師出家傳法至
西印度彼國王名得度即瞿曇種族歸依
佛乘勤行精進一日於行道處現一小塔
欲取供養眾莫能舉王即大會梵行禪觀

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
是三衆皆莫能辨尊者即為王廣說塔之
所因此阿育王造塔今之出現王福力之所
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逢世樂非久
即傳位太子授祖出家七日而證四果尊

藏六

五

者深加慰誨曰汝居此國善自度人今異
域有大法器吾當化令得度曰師應迹十
方勳念當至寧勞往邪尊者曰然於是焚
香遙語月氏國鶴勒那比丘曰汝在彼國
教道鶴衆道果將證宜自知之時鶴勒那

為彼國王寶印說脩多羅偈忽覩異香成
穗王曰是何祥也曰此是西印度傳佛心
印祖師摩拏羅將至先降信香耳曰此師
神力何如答曰此師遠承佛記當於此土
廣宣玄化時王與鶴勒那俱遙作禮尊者

知已即辭得度比丘往月氏國受王與鶴
勒那供養後鶴勒那問尊者曰我止林間
已經九白印土以一年為一白有弟子龍子者幼而
聰慧我於三世推窮莫知其本尊者曰此
子於第五劫中生妙喜國婆羅門家曾以

後漢書

旃檀施於佛宇作槌撞鐘受報聰敏為衆

欽仰又問我有何緣而感鶴衆尊者曰汝

第四劫中嘗為比丘當赴會龍宮汝諸弟

子咸欲隨從汝觀五百衆中無有一人堪

任妙供時諸子曰師常說法於食等者於

法亦等今既不然何聖之有汝即命赴會

自汝捨生趣生轉化諸國其五百弟子以

福微德薄生於羽族今感汝之惠故為鶴

衆相隨鶴勒那聞語曰以何方便令彼解

脫尊者曰我有無上法寶汝當聽受化未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來際而說偈曰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

隨流認得性無喜復無憂時鶴衆聞偈飛

鳴而去尊者跏趺寂然奄化鶴勒那與寶

印王起塔當後漢桓帝十九年乙巳歲也

宋改永康

樂

大教至東夏一百年矣

六

帝靈帝宏改建寧

章帝玄孫續事侯其之子
十二即位已巳四月崩南

官壽三十
四葬文陵

在位二十二年

實武
立之

季改熹平

登是年天竺沙門竺佛朔至洛陽譯道行般

第一九〇冊

若經棄文存質深得經意至光和中同支
識譯般舟三昧經共三卷是歲安息國優
婆塞都尉安立至洛邑同清信士嚴佛調
譯經七部于時復有沙門支曜康巨康猛
詳墨果竺大力皆善方言終漢世譯經凡

三百餘部

夏詔刻五經文字立于太學門外

卒改光初



改中平○道始黃巾作叛初治鹿張角假

萬大賢良師又稱黃天不數年結三十六
人皆著黃巾以甲子年同起殺人造安

孫未焚燎郡縣內外大恐來左中郎將皇
甫嵩討滅之張角病死斬其尸二弟皆戰
敗俱斬而盡
傳首京師

袁○恭綱自稱天

已益州黃巾馬○黃巾賊起嵩獄賣官者
相自稱天子○下常侍弄權天下大亂

洪農王辯收靈帝子即位改元光熹○袁術
收靈帝子即位改元光熹○袁術

太原牧董卓入朝因廢帝為少帝矣在位一
王尋又殺之立陳留王為少帝矣在位一

百七十日

舉獻帝協政初平靈帝中子昭寧九年九月
董卓廢皇子昭寧九年九月

即在位三十年董卓自稱太師劫上迁都
長安三年王允呂布共誅

卓滅共族矣

晉帝初平中牟子未詳名字世稱牟子既修
經傳諸子書無大小靡不好之雖不樂兵
法然猶讀焉雖讀神仙不死之書抑而不
信以爲虛誕會靈帝崩後天下擾亂獨交
辟州差安北方異人咸來在焉多爲神仙辟

穀長生之術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
士莫敢對焉先是牟子將母辟世年二十
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謁請署吏
時年方盛志精於學又見世亂無仕宦意
竟不就是時州郡相疑隔塞不通太守以

其博學多識使致敬荊州牟子以爲榮爵
易讓使命難辭會牧第豫章太守爲中郎
將罕融所殺牧遣騎都尉劉彥將兵赴之
恐外界相疑兵不得進乃謂牟子曰弟爲
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嘗遣劉都

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
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於
通路何如牟子重違其意諾之適其母卒
遂不果行久之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
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天子

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可貴也於是銳志於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舍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篴世俗之徒多非之者以爲背五經而向異道欲爭則非道欲默則不能遂以筆墨之間略引聖賢之言證解之

卷六

牟子理惑名曰牟子理惑云

問曰何以正言佛佛爲何謂乎牟子曰佛者覺也猶名三皇神五帝聖也佛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緒佛之言覺者恍惚變化分身散體或存或亡能小能大能圓能

方能老能少能隱能彰蹈火不燒履刃不傷在污不染在禍無殃不行而到無作而光故號爲佛也

問曰何謂之爲道道何類也牟子曰道之言導也導人致於無爲牽之無前引之無

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爲大蜿蜒其外毫釐爲細間闕其內故謂之道

問曰孔子以五經爲道教可拱而誦履而行之今子說道虛無恍惚不見其意不捐

其事何與聖人言異乎牟子曰不可以所習爲重所希爲輕惑於外類失於中情立事不失道德猶調絃不失宮商天道法四時人道法五常老子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

道道之爲物居家可以事親宰國可以治民獨立可以治身履而行之充乎天地廢而不用消而不離子不解之何異之有乎問曰夫至實不華至辭不飾言約而至者嚴事寡而達者明故珠玉少而貴瓦礫多

而賤聖人制七經之本不過三萬言衆事備焉今佛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非一人力所能堪也僕以爲煩而不要矣牟子曰江海所以異於行潦者以其深廣也五嶽所以別於丘陵者以其高大也若高不絕

山阜跛羊凌其巔深不絕涓流孺子浴其淵麒麟不處苑囿之中吞舟之魚不遊數仞之溪剖三寸之蚌求明月之珠探枳棘之巢求鳳凰之雛必難獲也何者小不能容大也佛經前說億載之事却道萬世之

要太素未起太始未生乾坤肇興其微不可握其纖不可入佛悉彌綸其廣大之外剖析其窈妙之內靡不紀之故其經卷以萬計言以億數多多益具衆衆益富何不要之有雖非一人所堪譬若臨河飲水飽

而自足焉知其餘哉問曰佛經衆多欲得其要而棄其餘直說其實而除其華牟子曰否夫日月俱明各有所照二十八宿各有所主百藥並生各有所愈狐裘備寒絺綌御暑舟輿異路俱致行旅孔子不以五

經之備復作春秋孝經者欲博道術恣人意耳佛經雖多其歸爲一也猶七典雖異其貴道德仁義亦一也孝所以說多者隨人行而與之若子張子游俱問一孝而仲尼答之各異攻其短也何棄之有哉

矣

+

問曰佛道至尊至大堯舜周孔曷不修之手七經之中不見其辭子既耽詩書悅禮樂奚爲復好佛道喜異術豈能踰經傳美聖業哉竊爲吾子不取也牟子曰書不必孔丘之言藥不必扁鵲之方合義者從愈

病者良君子博取衆善以輔其身子貢云
夫子何常師之有乎堯事尹壽舜事務成
旦學呂望丘學老聃亦俱不見於七經也
四師雖聖比之於佛猶白鹿之與麒麟燕
鳥之與鳳凰也堯舜周孔且猶與之況佛

身相好變化神力無方焉能舍而不學乎
五經事義或有所闕佛不見記何足怪疑
哉

問曰云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何其異
於人之甚也殆富耳之語非實之云也

子曰諺云少所見多所怪觀駢駢言馬腫
背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皋陶鳥喙文王四
乳禹耳三漏周公背倭伏羲龍鼻仲尼反
踵老子日角目玄鼻有雙柱手把十文足
踰二五此非異於人乎佛之相好異疑哉

與

士

問曰孝經言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
傷曾子臨沒啓予手啓予足今沙門剃頭
何其違聖人之語不合孝子之道也吾子
常好論是非平曲直而反善之乎牟子曰
夫訕聖賢不仁平不中不智也不仁不智

何以樹德德將不樹頑嚚之儔也論何容
易乎昔齊人乘船渡江其父墮水其子攘
臂捽頭顛倒使水從口出而父命得甦夫
捽^昨頭顛倒不孝莫大然以全父之身若拱
手修孝子之常父命絕於水矣孔子曰可

與適道未可與權所謂時宜施者也且孝
經曰先王有至德要道而泰伯斷髮文身
自從吳越之俗違於身體髮膚之義然孔
子稱之其可謂至德矣仲尼不以其斷髮
毀之也由是而觀苟有大德不拘於少沙

門捐家財棄妻子不聽音視色可謂讓之
至也何違聖語不合孝乎豫讓吞炭漆身
聶政皮面自刑伯姬蹈火高行截容君子
爲勇而死義不聞譏其毀沒也沙門剃除
湏髮而比之於四人不已遠乎

問曰夫福莫踰於繼嗣不孝莫過於無後
沙門棄妻子捐貨財終身不娶何違其福
孝之行也自苦而無奇自拯而無異矣牟
子曰夫長左者必短右大前者必狹後孟
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妻子財物世之餘也清躬無爲道之妙也
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又曰觀
三代之遺風覽乎儒墨之道術誦詩書修
禮節崇仁義視清絜鄉人傳業名譽洋溢
此中士所施行恬惓者所不恤故前有隋

喪

主

^禮珠後有魍虎見之走而不敢取何也先其
命而後其利也許由栖巢木夷齊餓首陽
聖孔稱其賢曰求仁得仁者也不聞譏其
無後無貨也沙門修道德以易遊世之樂
反淑賢以貸妻子之歡是不爲奇孰與爲

奇是不爲異孰與爲異哉

問曰黃帝垂衣裳制服飾箕子陳洪範貌
爲五事首孔子作孝經服爲三德始又曰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原憲雖貧不離華冠
子路遇難不忘結纓今沙門剃頭髮被赤

布見人無跪起之禮儀無盤旋之容正何
其違貌服之制乖搢紳之飾也牟子曰老
子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
以無德三皇之時食肉衣皮巢居穴處以
崇質朴豈復須章甫之冠曲裘之飾哉然

其人稱有德而敦龐正信而無爲沙門之行有似之矣或曰如子之言則黃帝堯舜周孔之儔棄而不足法也牟子曰夫見博則不迷聰聰則不惑堯舜周孔修世事也佛與老子無爲志也仲尼栖栖七十餘國

亦

主

許由聞禪洗耳於淵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不溢其情不滯其性故其道爲貴在乎所用何棄之有乎

問曰佛道言人死當更復生僕不信此言之審也牟子曰人臨死其家上屋呼之死

已復呼誰或曰呼其鬼鬼牟子曰神還則生不還則神何之乎曰成鬼神牟子曰是也鬼神固不滅矣但身自朽爛耳身譬如五穀之根葉鬼神如五穀之種實根葉生必當死種實豈有終已得道身滅耳老子

曰吾有大患以吾有身也若吾無身吾有何患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或曰爲道亦死不爲道亦死有以異乎牟子曰所謂無一日之善而問終身之譽者也有道雖死神歸福堂爲惡旣死神當其殃愚

夫闇於成事賢智預於未萌道與不道如金比草禍之與福如白方黑焉得不異而言何易乎

問曰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此聖人之所紀也今佛家輒說生死之事鬼神之務此殆非聖詰之語也夫履道者當虛無淡泊歸志質朴何爲乃道生死以亂志說鬼神之餘事乎牟子曰若子之言所謂見外而未識內者也孔子疾子路不問本末以此抑之耳孝經曰爲之

宗廟以鬼享之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又曰生事愛敬死事哀戚豈不教人事鬼神知生死哉周公爲武王請命曰旦多才多藝能事鬼神夫何爲也佛經所說生死之趣非此類乎老子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

喪

十四

身不死又曰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此道生死之所趣吉凶之所住至道之要實貴寂寞佛家豈好言乎來問不得不對耳鐘鼓豈有自鳴者桴加而有聲矣問曰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

也孟子譏陳相更學許行之術曰吾聞用夏變夷未聞用夷變夏者也吾子弱冠學堯舜周孔之道而今舍之更學夷狄之術不已惑乎牟子曰此吾未解大道時之餘語耳若子可謂見禮制之華而闇道德之

實闕炬燭之明未覩天庭之日也孔子所言矯世法矣孟軻所云疾專一耳昔孔子欲居九夷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及仲尼不容於魯衛孟軻不用於齊梁豈復仕於夷狄乎禹出西羌而聖詰謦叟生舜而頑

嚚由余產狄國而霸秦管蔡自河洛而流言傳曰北辰之星在天之中在人之中以此觀之漢地未必為天中也佛經所說上下周極含血之類物皆屬佛焉是以吾復尊而學之何為當舍堯舜周孔之道金玉

樂

五

不相傷隋壁不相妨謂人為惑特自惑乎問曰孔子稱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御孫曰儉者德之共侈者惡之大也今佛家以空財布施為名盡貨與人為貴豈有福哉牟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仲尼之言疾奢而無禮御孫之論刺莊公之刻桷非禁布施也舜耕歷山恩不及州里太公屠牛惠不逮妻子及其見用恩流八荒惠施四海饒財多貨貴其能與貧困屢空貴其履道許由不貪四海伯夷不甘

其國虞卿捐萬戶之封救窮人之急各其志也僖負羈以盤飧之惠全其所居之間宣孟以一飯之故活其不貲之軀陰施出於不意陽報皎如白日況傾家財發善意其功德巍巍如嵩泰悠悠如江海矣懷善

者應之以祚挾惡者報之以殃未有種稻而得麥施禍而獲福者也

問曰人之處世莫不好富貴而惡貧賤樂歡逸而憚勞倦黃帝養性以五肴爲上孔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今沙門被赤布日

一食閉六情自畢於世若茲何聊之有牟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畋獵令人心

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聖人爲腹不爲目此言豈虛哉柳下惠不以三公之位易其介段干木不以其身易魏文之富許由巢父栖木而居自謂安於帝宇夷齊餓于首陽自謂飽於文武蓋各得其志而已何

與

去

不聊之有乎

問曰若佛經深妙靡麗子胡不談之於朝廷論之於君父修之於閨門接之於朋友何復學經傳讀諸子乎牟子曰子未達其源而問其流也夫陳俎豆於壘門建旌旗

於朝堂衣狐裘以當裘賓被締綌以御黃鍾非不懸也垂其屨非其時也故持孔子之術入商鞅之門賁孟軻之說詣蘇張之庭功無分寸過有丈尺矣老子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而大笑之吾懼大笑故不爲談也渴不必待江河而飲井泉之水何所不飽是以復治經傳耳問曰老子云智者不言言者不智又曰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君子耻其言過行設沙門有至道奚不坐而行之何

復談是非論曲直乎僕以爲此德行之賤也牟子曰來春當大饑今秋不食黃鍾應寒蕤賓重裘備預雖早不免於愚老子所云謂得道者耳未得道者何知之有乎大道一言而天下悅豈非大辨老子不云乎

與

老

功遂身退天之道也身既退矣又何言哉今之沙門未及得道何得不言老氏亦猶言也如其無言五千何述焉若知而不言可也既不能知又不能言愚人也故能言不能行國之師也能行不能言國之用也

能行能言國之寶也三品各有所施何德之賤乎唯不能言又不能行是賤也

問曰如子之言徒當學辨達修言論豈復治情性履道德乎牟子曰何難悟之甚乎夫言語談論各有時也遽瑗曰國有道則

直國無道則卷而懷之甯武子曰國有道則智國無道則愚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言失言故智愚自有時談論各有意何爲當言論而不行哉問曰云佛道至尊至快無爲淡泊世人學

士多譏毀之云其辭說廓落難用虛無難
信何也牟子曰至味不合於衆口大音不
比於衆耳作咸池設大童發蕭韶詠九成
莫之和也張鄭衛之絃歌時俗之音必不
期而附手也故宋玉云客歌於郢爲下俚
之曲和者千人引商激角衆莫之應此皆
悅邪聲不曉於大度者也韓非以管闕之
見而謗堯舜接輿以毛釐之分而刺仲尼
皆就小而忽大者也夫聞清商而謂之角
非彈絃之過聽者之不聰矣見和璧而名

之石非璧之賤也視者之不明矣神蛇能
斷而復續不能使人不斷也靈龜發夢於
宋元不能免豫且之網大道無爲非俗所
見不爲譽者責不爲毀者賤用不用自天
也行不行乃時也信不信其命也

典

問曰吾子以經傳理佛之說其辭富而義
顯其文熾而說美得無非真誠是子之辯
也牟子曰吾非辯也見博故不惑耳問曰
見博其有術乎牟子曰由佛經也吾未解
佛經之時惑甚於子雖誦五經適以爲華

未成實矣吾既觀佛經之說覽老子之要
守恬淡之性觀無爲之行還視世事猶臨
天井而窺谿谷登嵩岱而見丘垤矣五經
則五味佛道則五穀矣吾自聞道以來如
開雲見白日炬火入冥室焉

問曰子以經傳之辭華麗之說褒讚佛行
近臣稱譽其德高者陵青雲廣者踰地圻得無
踰其本過其實乎而僕譏刺頗得芥中而
其病也牟子曰吁吾之所褒猶以塵埃附
嵩岱收朝露投江海子之所謗猶握瓢觚

欲滅江海操耕耒欲損崑崙側一拳以翳
日光舉土塊以塞河衝吾所褒不能使佛
高子之毀不能令其下也

論曰牟子理惑三十有七篇梁僧祐律
師載之宏明集可謂所從來遠矣觀其

與

九

崇德辨惑閒邪御侮發揮大教之耿光
蓋閱覽博物之君子也當是時吾佛法
源濫觴之初凡西域沙門至中國者由
騰蘭而下不過十人所新出經三百餘
卷俱小乘教若微妙大乘諸經皆所未

至牟子乃能玄鑑穎悟契佛心宗得法
味若是之深比夫漢末禰衡陳元龍孔
北海諸公虛負奇資終於不聞道不過
爲一俗士而死矣然則牟子賢以哉惜
其書不能備載聊取二十篇輔成通論
大抵世之惑也者雖世尊在世尚莫能
無矧今去聖逾二千載欲天下之靡靡
皆正信其可得哉雖然是書正不可不
以垂世也

漢書西域傳史官范曄論曰西域風土之

載前史未聞也張騫懷致遠之略班超奮
封侯之志終能立功西遐羈服外域自兵
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獻方奇
納愛質露頂肘行東向而朝天子故設戍
已之官分任其事建都護之帥總領其權
其後甘英乃抵條支而歷安息臨海以望
大秦拒五門陽關四萬餘里靡不周盡焉
若其境俗性習之優薄產載物類之區品
川河障嶺之基源氣節涼暑之通隔梯山
棧谷繩行沙渡之道身熱首痛風灾鬼難

身之域莫不備寓情形審求根實至於佛道
毒神化興自身毒而二漢方志莫有稱焉張
騫但著地多暑濕乘象而戰班超雖列其
奉浮圖不殺伐而精文善法導達之功靡
所傳述予聞之說也其國則殷乎中土玉

爽

干

燭和氣靈聖之所降集賢懿之所挺生神
迹詭異則理絕人區感驗明顯則事出天
外而騫超無聞者豈非道祕往運數開叔
葉乎不然何誣異之甚也漢自楚王英始
盛齋戒之祀桓帝又脩華蓋之飾將徵義

未譯而但神明之耶詳其清心釋累之訓
空有兼遣之宗道書之流也且好仁惡殺
誦讀救崇善所以賢達君子多愛其法焉然
好大不經奇譎無已雖鄉衍談天之辨莊
周蝸角之論尚未足以槩其萬一又精靈

起滅因報相尋若曉而昧者故通人多惑
焉蓋導俗無方適物異會取諸同歸措夫
疑說則大道通矣曄字蔚宗生晉末仕於
宋凡史籍議論釋氏自曄而始
袁宏漢紀曰永平十一年浮屠者佛也西

域天竺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將覺悟羣生也其教以脩善慈心爲主不殺生專務清淨其精者號爲沙門漢言息心蓋息意去欲而歸於無爲也又以爲人死精神不滅隨復受形生時所行善惡皆有報應故

與

主

所貴行善脩道以鍊精神不已以至無爲而得爲佛也佛身長一丈六尺黃金色項中佩日月先變化無方無所不入故能化通萬物而大濟群生初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

其名曰佛其形長大因遣使天竺問其道術圖其形像而還有經數千萬卷以虛無爲宗包羅精麤無所不統善爲宏闊遠大之言所求在一體之內所明在視聽之外世俗之人或以爲虛誕然歸於玄微深遠難得而測故王公大人觀死生報應之際莫不矍然而自失焉本朝東坡居士曰此殆中國始知有佛時語也雖淺近大略具足矣野人得鹿正爾煮食之耳其後賣與市人遂入公庖中饌之百方然鹿之所以

美未有絲毫加於煮食時也袁宏漢紀論
佛世罕見全篇東坡大全集所載袁宏論
佛說乃唐章瓌太子注漢書楚王英傳所
引用漢紀者當以此全篇為正云

乙亥改興平

乙亥款一石二十五萬錢

季子改建安帝東歸洛

丁丑曹公遷都許昌以攝焉 ○是年千歲寶堂

和尚至自西土

資沙門康猛竺大力譯四諦及興起本行等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經六部凡十一卷於洛陽

辛巳曹魏與東魏將顏延之官渡

巳吳周赤壁吳

第二十三祖鶴勒那者

勒那梵語鵝即華言以尊者出世常

氏章威華鶴總

月氏國人也姓婆羅門父千勝

樂

三

母金光以無子故禱于七佛金幢即夢須
彌山頂一神童持金環云我來也覺而有
孕年七歲遊行聚落觀民間淫祀乃入廟
叱之曰汝妄興禍福幻惑於人歲費牲牢
傷害斯甚言訖廟貌忽然而壞由是鄉黨

第一九〇冊

謂之聖子年二十二出家三十遇摩拏羅尊者付法眼藏行化至中印度彼國王名無畏海崇信佛道尊者爲說正法次王忽見二人緋素服拜尊者王問曰此何人也師曰此是日月天子吾昔曾爲說法故來

禮耳良久不見唯聞異香王曰日月國土總有多少尊者曰千釋迦佛所化世界各有迷廬日月我若廣說即不能盡王聞忻然時尊者演無上道度有緣衆以上足龍子早夭有兄師子博通彊記事婆羅門厥

師既逝第後云亡乃歸依于尊者而問曰我欲求道當何用心尊者曰汝欲求道無所用心曰既無用心誰作佛事尊者曰汝若有用即非功德汝若無作即是佛事經云我所作功德而無我所故師子聞是言

與

主

師已即入佛惠時尊者忽指東北問云是何氣象師子曰我見氣如白虹貫乎天地復有黑氣五道橫亘其中尊者曰其兆云何曰莫可知矣尊者曰吾滅後五十年北天竺國當有難起要在汝身吾將滅矣今以

法眼付囑於汝善自護持乃說偈曰認得
心性時可說不思議了了無可得得時不
說知師子比丘聞偈欣愜然未曉將羅何
難尊者乃密示之言訖現十八變而歸寂
闍維畢分舍利各欲興塔尊者復現空中

而說偈曰一法一切法一切一法攝吾身
非有無何分一切塔大衆聞偈遂不復分
就馱都之場而建塔焉即後漢獻帝二十
年已丑歲也

雷○道始作靈寶

張陵客蜀居鶴鳴山作此經又造章醮遺書二十四

永樂北藏

佛祖歷代通載

卷以咸百姓後曹操入蜀率衆降之黃衣
師始滅三張鬼
法自茲始
○正月魏王曹公薨于五國號魏元黃初延
封帝爲山陽公十四子俱以漢天子禮葬于山
陽公方崩壽五十四以漢天子禮葬于山

東漢十二君一百九十五年

三國蜀吳附魏五主王上德姓雷氏曰

魏武帝操字孟德沛國無人也漢相國泰之

書三十卷又注孫子兵法漢封謚
魏王壽六十六薨葬洛陽高陵謚

第一九〇冊

太祖武皇帝

文帝字子桓武帝子受漢禪即位丁未五月崩嘉福殿壽四十歲葬于首陵

改黃初治七年

蜀姓劉氏二主雷氏蜀唯二主

先主字玄德涿郡人也漢景帝孫中山靖王勝之後三顧茅廬舉諸葛亮

藥

西

孔明為謀相關羽張飛為將立蜀三年崩永安宮葬惠陵壽六十三歲

謚曰昭烈大帝章武吳都金陵雷氏曰

推亮休浩四主六二

黃大帝權字仲謀漢將軍堅之子蓋孫武子

正位于南郊遷都建業太元二年改

神鳳夏四月薨壽七十一葬蔣陵

謚大帝改年治三十一年

論曰自漢以來天下一統建安之後鼎峙

始分袁曹競逐於中原劉孫分據於江峽

五嶽塵擁九牧雲屯或二祀而啓帝國或

三分而陳霸業故使魏祖挾天子而令諸

侯劉宗馮劔閣而規雍輦孫氏英略高枕

揚長江橫武牙卧龍威力別據一域吞噬

爲心各跨疆場牙巖關塞廣延俊乂以佐

股肱厚禮賢能賓爲國寶良匠妙法復此

祖來僧會適吳舍利耀靈於江左迦羅游

魏禁律初啓於洛都歸戒自此大行圖塔
由斯特立譯人隨俗仍彼方言出經逐時
便題名目故有吳品蜀晉耀焉重疊再翻
由此而始派流失譯良在於茲且三國峙
居夫何西蜀一都獨無於代錄今大吳次

紀而以魏朝道俗具列于左方云

蜀後主禪字公嗣先主子改元建興在位
四十二年崩于洛矣魏青龍二

年武侯卒景元四年
降于魏蜀遂滅矣

沙門維祇難此云天竺國人同沙門竺律

炎至武昌郡譯經二部及祇難卒律炎復

於揚都譯經三部凡三卷時優婆塞支謙
者字恭明月氏國人初遊洛邑受業于支
亮亮字紀明受業于支識世稱天下博知
不出三支謙博覽經籍為人習長黑瘦眼
多白而睛黃時人語曰支郎眼中黃身雖

細是智囊及辟地歸吳主見而大悅拜爲

博士譯經一百二十九部一百五十二卷

宋明帝敕改太和字元仲聰悟能文之子
也景初三年庚申崩嘉福

祇壽三十一歲
葬于高平陵在位十三年

陳思王曹植者字子建武帝中子十歲誦

詩書十餘萬言善屬文太祖見而異之曰
汝倩人耶植曰言出成論下筆成章願面
試奈何倩人乎及長於世間藝術無不精
練邯鄲淳見而駭嘆稱爲天人植每讀佛
經留連嗟玩以爲至道之宗極轉讀七聲

升降曲折之響世皆諷而則之游魚山聞
此有聲特異清颯哀婉因倣其聲爲梵唄今
法事中有魚山梵即其遺奏也始魏武欲
立爲嗣植荒酒自穢以故得免文帝頗嫉
其才抑而不用嘗求自試帝不允旣而十

一年中三徙其藩植滋不得志而亮年三
十一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有終焉志
遂營墓遺誠其子令薄葬植在日不甚信
黃老著辨道論見意今載藏經中弘明集
旨吳稱帝遷建業改元黃龍

吳

吳

季吳改嘉禾

登改青龍

丁巳改景初建丑爲正月

庚午蜀改延熙○吳改赤烏

帝齊王芳改元始字蘭卿明帝無子養恭主
詢官省事秘人皆不知年

八歲承魏祚至嘉平治十三年
六年為司馬懿廢之

幸西康僧會至吳按吳書赤烏四年有康居國
大丞相子姓康名僧會棄俗歸緇以遊化
為任行至建康營立茅茨設像行道吳人
初見謂為妖異有司奏聞主欲幽之詔至

問狀會進曰如來大師化已千年然靈骨
舍利神應無方昔阿育王奉之為八萬四
千塔此其遺化也權以為誇已曰舍利可
佛得得當為塔之苟無驗則國有常刑會假請
七日謂其屬曰大法廢興在此一舉當加

意洗心潔齋懇求至期無驗乃展二七又
無應權趣烹之會默念佛名真慈夫豈違
我哉更請展期以死祈之又七日眾懼無
人色五鼓矣聞鏗然有聲起視餅中五色
錯發大呼曰果吾願矣黎明進之權與公

卿聚觀歎曰希世之瑞也會又言舍利威
神一切世間無能壞者權使力士槌之砧
碎而光明自若於是建塔度人立寺以其
所名佛陀里寺曰建初奉會居焉
闕闕闕澤字德潤會稽山陰人也家世為農澤

好學居貧無資常爲人傭書自給所寓既畢即能誦由是博覽羣籍虞翻見而稱之曰闕生矯傑仲舒子雲流也仕吳官太子太傅僧會入吳吳主因問澤曰漢明何年佛教入中國何緣不及東方澤曰永平十

一年佛法初至計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永平十四年五嶽道士褚善信等乞與西僧角法於是善信負妄而死其徒以尸歸葬南嶽凡中國人例不許出家無人派布加之羅亂歲深方至本國吳主曰

孔子制述典訓教化來業老莊脩身自玩放蕩山林歸心澹泊何事佛爲澤曰孔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佛教

思諸天奉行不敢違佛以此言之優劣可見

也
出宗炳明律論

丁卯第二十四祖師子比丘者中印度人也姓罽婆羅門得法遊方至罽賓國有波利迦者本習禪觀故有禪定知見執相捨相不語之五衆尊者詰而化之四衆皆默然心服唯禪定師達磨達者聞四衆被責憤排而

來尊者曰仁者習定何當來此既至于此胡云習定曰我雖來此心亦不亂定隨人習豈在處所祖曰仁者既來其習亦至既無處所豈在人習曰定習人故非人習定我雖來此其定常習祖曰人非習定定習

矣

云

人故當自來時其定誰習彼曰如淨明珠內外無翳定若通達必當如此祖曰定若通達一似明珠今見仁者非珠之徒彼曰其珠明徹內外悉定我心不亂猶若此淨祖曰其珠無內外仁者何能定穢物非動

搖此定不是淨達磨達蒙師開悟心地朗然尊者既攝五衆名聞遐邇方求法嗣遇一長者引其子問尊者曰此子名斯多當生使奉左手今既長矣而終未舒願尊者示其宿因尊者觀之即以手接曰可還我

開本

珠童子遽開手奉珠衆皆驚異祖曰吾前報爲僧有童子名婆舍吾嘗赴西海齋受觀珠付之今還吾珠理固然矣長者遂舍其子出家祖與受具以前緣故名婆舍斯多祖即謂曰吾師密有懸記罹難非久如

來正法眼藏今轉付汝汝應保護普潤來際偈曰正說知見時知見俱是心當心即知見知見即于今尊者說偈已以僧伽黎衣密付斯多伴之他國隨機演化斯多受教直抵南天當魏齊王芳元始八年丁卯

庚

元

歲也尊者以難不可苟免獨留罽賓時本國有外道二人一名摩目多二名都落遮學諸幻法欲共謀亂乃盜為釋子形象潛入王宮且曰不成即罪歸佛子妖既自作禍亦旋踵事既敗王果怒曰吾素歸心三

實何乃構害一至于斯即命破毀伽藍祛摩訶除釋衆復自秉劍至尊者所問曰師得蘊摩訶空否尊者曰已得蘊空曰離生死否曰已離生死王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祖曰身非我有何慙於頭王即揮劍斷尊者首涌

白乳高數尺王之右臂旋亦墮地七日而終太子光首歎曰我父何故自取其禍時有象白山僊人者深明因果即為光首廣宣宿因解其疑網事具聖青集及寶林傳中遂以師子尊者報體而建塔焉尊者付婆舍斯多心

法信衣為正顯外傍出達磨達四世二十
二師祖羅難時乃在魏高貴卿公已卯歲
也

已改嘉平

嘉平二年西竺曇摩迦羅及婆芴陀至洛

嘉陽與康僧顓等翻譯衆經四分律鈔云自
漢以來法流濫觴比丘特剪髮而已未有
律儀供會齋懺事同祠祀至曹魏之初一
同漢式迨嘉平閒天竺曇摩迦羅此云及
梵僧曇無德康僧藏師地梨茶耶乃阿瑜

闍第九世弟子也藏承其後妙善律宗准
用十僧大行佛制而以戒心為日用立羯
磨受具中夏戒律之始也

業吳改太元

世尊示滅一千二百年矣

吳

平

吳王亮字子明攝之少子十歲即位改元
建興治七年後孫綝黜亮為會稽

王立兄
孫休

高貴鄉公髦字士彥文帝孫東海定王霖
改正元治六年
吳改五鳳

季改甘露○吳改太平

資蜀改景耀

吳王休

字子烈 懷第六子 孫繼廢亮立之 改永安元年 治六年 壽三十 崩

蜀賓國賊竊釋子形服作亂王怒以為釋

子不知恩遂毀伽藍罷釋氏二十四祖師

子尊宿遇害而寂

廢陳留王奐改景元

武帝孫燕王字之子是 年六月大將軍司馬師

弑其君高貴鄉公復立常道鄉公即奐也 是為元帝成熙二年二月讓位晉王晉王 固辭八月薨孫資炎繼其位帝治五年 又諱之炎受而立之是為西晉矣

辛巳沙門朱士衡於洛講道行般若經義有關

經文發足于闐求正本漢地講經自此而始

秦蜀改炎興魏鄧艾兵至後主出降國亡

右蜀漢二主四十三年

而魏併之

甲魏咸熙元

吳王皓

字元宗孫和之子初號明主後恣 淫虐嘗燒鋸斷人頭或剥人面皮

鑿人眼睛在位十七年死 於洛陽壽四十二改元興

佛祖歷代通載卷第六